

中國歷代思想家（五）

更新版

主編者：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王壽南

陳麗桂 王關仕 陳品卿 張美煜

楊昌年 何啓民 韓復智

著

王充・王符・鄭玄・荀悅
仲長統・何晏・阮籍・傅玄

王充·王符·鄭玄·荀悅·仲長統·何晏·阮籍
·傅玄 / 陳麗桂等著。--更新版。--臺北
市：臺灣商務，1999[民88]
面：公分。--(中國歷代思想家：5)
含參考書目
ISBN 957-05-1556-2 (平裝)

1. 哲學 - 中國 - 傳記

120.99

88000238

中國歷代思想家(五)

王充 王符 鄭玄 荀悅 仲長統 何晏 阮籍 傅玄

定價新臺幣二八〇元

主編者

王壽南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著作

陳麗桂 王關仕 陳品卿 張美煜
楊昌年 何啓民 韓復智

責任編輯

雷成敏

封面設計

張士勇

內頁繪圖

黃碧珍

校對者

陳寶鳳 呂佳真

出版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〇二)二三一一六一八

傳真：(〇二)二三七一〇二七四

郵政劃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出版事業：局版北市業字第九九三號

登記證

• 一九七八年六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 一九九九年二月更新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05-1556-2 (平裝)

10188000

王充

陳麗桂 著

目次

一、傳略	0
1 生平事蹟	0
2 時代背景	0
二、學術思想	0
1 直接的啓示者——桓譚和他的批判精神	0
2 自然的宇宙論	0
3 無鬼論	0
4 機械的宿命論	0
5 進化的歷史觀	0
6 效驗的知識論	0
三、王充思想的評價和讚歎	0
參考書目	0
	5
	8
	6
	9
	5
	8
	4
	0
	1
	8
	7
	9
	6
	5

王充

一、傳略

在我國思想界裏，王充是比較特殊的一個。歷來的思想家，不管是周秦諸子也好，宋明諸儒也好，都是直接提供一個理想的生命境界和人生道路，讓人去行走，教人去躍昇。他們直接告訴人，什麼是對的、好的，怎樣才能學好、做對，而邁向理想。王充卻不是這樣，他不提供理想，只指明人間的是非，教人怎樣去辨清真相，了解事實，讓人對自己所生存的環境，有一個更近真的認識。因此，在手法上，他是以破壞來建樹，以掃除代替美化，在思想界裏，他是佔著批判的席位，而不是引導的席位的。有人說，他是思想界的病理學家，實在不無道理。這在我國的思想界裏，真可以說得上絕無僅有。而所以造成他這一種批判風格，他的出身、他的個性和他所生處的時代環境都是主要的因素。

1 生平事蹟

王充字仲任，東漢會稽上虞人（今浙江省上虞縣），光武帝建武三年（西元二七年）生，有關他的生平事蹟，《後漢書》本傳上的記載疏略而不實，我們應該從《論衡·自紀》他自己的敘述，及近代學者對他的研究資料中去了解。

王充出身卑微。他曾自稱祖上無「淑懿之德」，先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和王莽相同），幾世祖先都尚勇逞氣。先世曾因軍功，被封會稽陽亭，只一年就罷官家居，從業農桑了。世祖王賁曾和人相殺而結怨，逼得祖父王汎只好遷徙錢塘，改營販業。到了伯父王蒙、父親王誦的時候，祖先遺留下的那種好勇使氣的血統，表現得更變本加厲，仗恃著勇氣，鬥狠結怨，弄得錢塘待不下去，只好再徙上虞，王充就是在上虞出生的。

比起祖先來，王充內向多了，從小，他就不好動，賭博、爬樹、捉雀、捕蟬的孩童遊戲，他一概沒興趣，只喜歡讀書，又有才氣。六歲學書，八歲出館，就比羣僮出色，這一點倒打破了王家的傳統。也正因他好學敏讀，家傳好勇鬥狠的血統，到了他，經由禮教文教的薰陶，竟有了良性的轉變——不再是任氣鬥毆，而是顯現在思想、見解、立論上的那種激烈倔強、不平則鳴的個性。

王充的個性，從《自紀》篇的自剖裏，我們可以大略地看出：他是一個外表冷靜矜重，不太愛和人打交道的人，平時落落寡合，在廣大的羣眾裏，不是個很受歡迎的角色，因為他才

氣大，見解高，個性又激烈，俗言俗論根本聽不進去，更不要說接受了。對於不滿意的理論，他尤其喜歡加以抨擊和糾正。再加上生性內向，因此，在交遊方面，他只結交離俗特出的人物，而不泛結友黨；在大庭廣眾間，也表現得不隨和；沒人啟問，絕不開口，一開口，往往就是抨擊別人，總之，他不滿意世俗，世俗也不滿意他，他抨擊羣眾，羣眾也譏刺他，在現實的環境裏，他當然得不到別人的諒解和歡心了。他這種不安於不平的爽直個性，甚至表現在敘述先世上，祖先那些任氣逞勇的記錄，若非他自己在〈自紀〉篇裏的直言無諱，後人從何得知？

然而，儘管王充有特出的才華，這一生，他顯然過得並不如意。因為以他的個性和才華，他自己也確信是有一番大作爲的，而事實上，由少至老，他未嘗真正揚眉吐氣過。少年時代，流落京師，家貧，沒錢買書，只好跑到洛陽書店裏，爲人賣書，藉以自修，他的學問，最初大概就是這樣苦學得來的。這在漢代家學、師學盛行的時代，實在是一個很稀罕的例子（漢代大學問家大多家學淵源，如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劉向、劉歆父子，班彪、班固父子，賈徽、賈逵父子。或名師傳承，如馬融、鄭玄師生）。壯年以後，在仕途上漸有進展，而事實上也「進」得極有限。他一生所作過的官，最早是縣掾功曹，後擢升至都尉府掾功曹，太守列掾五官功曹，大抵都是衙門裏主持選署功勞的小吏，代代筆、捉捉刀，爲人作嫁，並無絲毫實權可以伸展自己的抱負。爲此，他常常自我牢騷一陣，又自我寬解一陣。發牢騷的時候，他感慨命運的不可變，哀歎際遇的無可爲；寬解的時候，又會拿孔子和虞舜的遭遇來安慰自己。而最主要的，不管在什麼情況下，世俗所愚闇不知的道理是誓必要揭明

的。可惜，他畢竟不是一個老練圓達的人，官場上，終究沒辦法久待，雖然是小小的功曹，也因諫諍不合，遭人誹議而離職了，那時是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西元四八年），他正當二十二歲的英年。

這一罷免去職，他立刻嘗到現實環境的冷酷滋味——鄉親奚落，舊故遠去，爲此，他感慨地作了《讖俗節義》十二篇。想想自己的遭遇，他的心中著實充滿了不平，也深深體會出命運的無奈，因而固執地發表了他的命定論。

歲月一天天的過去，機會卻始終渺茫，他的心慢慢地涼了。乾脆斷絕一切人際關係，閉門幽居起來。而事實上，以他那不隨和的個性，舊故早已遠去，幽居不幽居，其實差不了多少。於是，他開始了《論衡》的撰作。這時是明帝永平二年（五九年），他三十三歲。

章帝元和三年（八六年），他再徙揚州郡，這是王家第三度的遷居，揚州刺史董勤提拔他爲從事，從轉任治中，仍然不離文書筆札的工作，這是他這一生第二度，也是最後一度的出仕。以六十歲高齡做這等困精勞神，乏味無望的工作，他僅有的雄心和氣談，可以說被磨得差不多了。做了兩三年，還是失望地結束了他的幕僚生涯。這一年是章帝章和二年（八八年），他六十二歲。

這一次，他是真的想開了，年近七十，髮白齒落，身衰力微，一切的機會都沒有了，他的個性，到這時有了明顯的轉化，不再發論不平，而把注意力集中到養氣益精，延年保身上去，作了《養性書》十六篇，算是對自己一生際遇的最後哀歎，他的思想也漸有流入道家的趨勢。和帝永元八年（九六年）病卒於家，享年七十。

到這裏，我們對於王充，可以得到一個粗淺的輪廓：他是一個滿懷雄心和熱忱的讀書人，他一無依傍，刻苦自學，憑著過人的才氣和見解，曾經為自己扎出一點小名氣。不過，他頭腦聰明，個性激烈，對於周遭的事理，多難而少安，因此，造成他在現實環境中的種種不如意。另一方面，聰明的頭腦和特出的見識也多少造成他內心的孤寂，他把自己這種種的雄心、熱忱、不如意和孤寂，統統表現在他的著作中了。他的著述，計有：

(1)《讖俗節義》十二篇——這是對世俗及社會的批評。

(2)《政務》——這是對人君政治的批評。

(3)《養性》十六篇——這是晚年對一生生活的自我檢討。

(4)《備乏》、《禁酒》——據《禁書》篇自稱有此作。

(5)《論衡》——這是他一生全部思想的彙集，原在百篇以上，今存八十五篇，內中《招致》一篇有目無文，實存八十四篇。

其中，除《論衡》外，前四種均已亡佚，今天，我們對王充思想的一切了解，當然全是根據《論衡》而來的。

2 時代背景

知道了王充一生的大略經歷，我們再來看一看他所生、處的社會。有漢一代，被人稱做是個迷信的時代，王充本人卻稱它做「虛妄」的時代。那時一方面是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的

災異說充塞，一方面是讖緯、符命、問卜、除祟等神祕氣氛瀰漫，朝廷、學術界、民間，籠罩著一抹詭異的色彩。

就以朝廷來說吧，從西漢的武帝開始，到東漢的光武帝為止，不是講神仙方術，就是說讖緯符命。我們先看看漢武帝。古人說：「飽食暖居思淫逸」，任何一個雄才大略的帝王，一旦在政治、武功上飛揚跋扈一番後，躊躇滿志之餘，往往會發奇想。戰國時代的秦始皇和西漢的武帝都是典型的例子。秦始皇自從滅六國一統天下以後，就興起求長生的慾念來了，先是派人入海求仙，又命方士徐福帶童男女五百人到海上找長生不死藥，結果一去不復返。始皇心有不甘，親自屢遊海上，找仙山，找了半天沒找著，最後死在沙丘。漢武帝和他半斤八兩，最相信仙道，在位五十四年（西元前一四〇年即位，前八七年死），就求了五十年仙藥。首先是聽信方士李少君的話，派人到海上去找蓬萊仙山，和神仙安期生，並親祀竈神，從事煉丹砂致黃金之術，要想延年益壽。事不成功，但方士卻因此多了起來。先是寬舒勸武帝祠后土，少翁用方術為天子夜裏招來王夫人和竈神的形貌，勸武帝作柏梁臺去招天神，被封文成侯。後來樂大更以方術取得五利將軍的封號並娶衛長公主。公孫卿建議武帝親自上泰山找神仙，毫人謬忌勸武帝造太一壇。這些方士，後來雖大都因見不到成效而被殺，但是，武帝卻真的大行封禪，祀太一，立后土，燕齊的方士每每參與其事。武帝甚至拿神仙封禪的事情去問儒生，儒生一方面是不太清楚，一方面又拘牽於詩書古文也不敢亂講，天子又拿封祠器給羣儒看，儒生們都認為和古制不相合，弄得武帝很不愉快，竟罷黜這些儒生，不再用了。最嚴重的，為了一宗巫蠱的迷信案件，竟然逼死了自己的兒子（戾太子）和后妃。

到了西漢末年，另一種迷信——識緯符命又籠罩了朝廷。所謂的「識」，是圖識，是一種預決吉凶的隱語，所謂「緯」，是假託聖人之言，竄入經義，以曲成自己的說法，因此「識」是神話式的預言，「緯」是冒牌的經義。而「符命」只是識緯的另一種形式。圖識早在戰國末年就有了，相傳當年秦始皇就是為了一句「亡秦者胡」的識語而大修長城去防邊的。後來楚亡於秦，也相傳流行過「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預言。這些，起初都只是方士說說，唬唬人的把戲而已。到了西漢末，王莽卻真的靠這些東西，竊取漢家的天下。相傳在平帝死後，早有朝臣謝露來奏說武功縣長孟通挖井，在井中找到了一塊白石，上圓下方，石上刻有紅字「安漢公王莽為皇帝」。以後廣饒侯劉京也奏說齊郡新井得到類似的石頭，車騎將軍卮雲也奏上巴郡的石牛，太保屬臧鴻奏上扶風雍石，上面都刻著要王莽做皇帝的文字。王莽於是奏明太后，統統把它們迎入未央前殿。果然，霎時颶風起塵，風止以後，在石前找到了銅符帛圖，上寫著：「這是天告帝王的符命，獻石的人都該封侯。」那些人真的因此而封了侯。

得了位以後，王莽真的依符命的指示，找到了十一個人名，一一封他們為四輔、三公、四將。四將之中，王興、王盛兩人還是因為容貌應卜相，直接由布衣升用的。

到了東漢。光武帝劉秀也靠圖識中興。據說，在他未出頭時，宛地有一個圖識家蔡少公就曾預言「劉秀當做天子」。李通早年也曾聽他學識的父親說過「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的話。後來，劉秀到了長安，疆華從關中奉來赤伏符，上面文字是「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門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此再奏：「受符命的人該做天子，這正是當年武王出

師，白魚入舟的吉兆。」於是，劉秀正式即位鄴南，從此更信讖說符命，先據赤伏符的指示，拜王梁爲大司空，又以讖文，拜孫咸爲大司馬。甚至，祀太廟，議靈臺，都用讖來決定。中元元年（西元五六年），正式宣示圖讖於天下，羣臣有不信圖讖、不學圖讖的，都貶斥不錄。據說他曾叫尹敏校對圖讖，又想以圖讖定郊祀，問鄭興，鄭興告訴他：「不學讖。」光武帝當下拉長臉問：「你是在詆毀圖讖嗎！」嚇得鄭興惶恐辯解：「我對書本，只會有學不到的地方，不敢非議詆毀。」光武的臉色才稍稍好轉。桓譚個性比較剛直，天子想以圖讖議靈臺，問他，桓譚答以不懂，又極力批評圖讖不合經義。天子大怒，說他非聖無法，下令處斬，桓譚嚇得跪地叩了老半天頭，苦苦哀求，頭都出血了，才保住一條老命。

朝廷的氣氛是這樣，學術界的反應也差不多了。當時的大儒，像賈逵、鄭玄、何休、宋均、許慎，無不篤信緯書，有的以緯解經，有的爲緯書作注解。鄭玄注三《禮》，何休注《孝經》、《論語》、《風角七分》，都是用的緯說。何休後來在注《公羊傳》的時候，幾乎全部引用讖說。鄭玄更穿鑿附會地和宋均爲讖律作注解。就是那個當代號稱五經無雙的許叔重，也不能免俗，在他的《說文解字》中，解到最後天干地支的字義時，竟大違六書原則，全引緯說。讖緯在當時勢力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朝廷、學術界的情形是如此，民間受到了影響，也跟著動不動就是鬼神、祭祠，因此一切跟著妖鬼、崇怪、巫蠱等神祕迷信而來的除災、解禍、畫符、念咒、卜筮、禳解、忌諱等的民俗民教都在這時形成了。

另一方面，中古社會比起上古來，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君權的集中和擴張。先秦

以前，所謂的天子，說穿了其實仍是諸侯的共主，名譽上，諸侯是天子分封的，而事實上，一旦天子把某塊土地封給某個人，就等於把某部分權力整個地交給他而不再干涉了。天子自己的權力，只是各個諸侯權力總和的掛名而已，一旦諸侯不服號令，天子便無所謂權力。天子的權力，是建立在諸侯的服從之上的。到了漢代，這一切都變了，大一統的新帝國裏，帝王的尊嚴不再是先秦諸侯，或三代（夏、商、周）天子所能比擬的。他們是承天之運而為天子，天子成了「天之驕子」，位高權大，飛揚跋扈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像漢武帝這樣雄才大略的君主，每天就想著怎樣去北伐匈奴，南征百越，並設法延年益壽，好擴大他的偉大帝國，並長久地統治他的偉大帝國。面對著這些日益擴張而無法制衡的權勢發展，漢代的儒生的確頭痛極了。雖然說，自從董仲舒奏請以後，表面上，漢武帝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了，而事實上，孔孟的仁義之術，大帝國的天子是從來沒擺在心上的。從內在去喚起帝王們自律的道德良知既然不可能，那麼漢儒就只好從外在借用「天」的尊貴去嚇阻他了。天子固然偉大，畢竟是天之子，兒子再了不起，也不能拂逆父親，這就是董仲舒所代表的這一派漢儒的「天人感應說」。他們把「天」說成是一個有意志，能與人相感應的主宰，說「天」有超然的力量，能感應帝王政風的善惡，而給予不同的賞罰。

加上黃河流域的天時地形，水旱災和蝗災是常有而無法預防的，災變每一次來到，就會造成普遍饑饉，這是朝廷最感頭痛的問題。就以光武到和帝的這段時間來說吧，短短的六、七十年，總共就發生了：

三次大水（光武建武八年、明帝永平三年、四年各一次）

四次大旱（永平三、四年各一次，章帝建初元、二年各一次）

兩次蝗災（光武建武三十一年一次，明帝永平十五年又一次）

每一次總要波及幾郡幾縣，帶來大批流離和遷徙。東漢的情形是如此，西漢當然也一樣。漢儒們趁機說教，就把這些災變統統推咎到帝王的身上去，說是老天爺有意地在警告人君，政治有缺失了，爲了讓這種說法更逼真，更有證據，漢儒甚至舉出春秋裏的災異來比附印證，硬說春秋上某年某月的什麼災，就是因爲某君（或某王、某公）什麼失德的行爲而來的，而且說得振振有辭，本末圓通。董仲舒尤其有心，他甚至推闡起陰陽五行說，去加強他那「天人感應」的神權觀念。

他說天道是以陰陽五行在循環的，所謂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它們的位置是木在左，金在右，火在前，水在後，土在中央。木能生火，火能生土，土可生金，金可生水，水可生木，這是它們之間的「比相生」，是五行的運行順序，由木開端，而以水終結。五行之間不但能比相生，還能「間相勝」，換句話說：五行會相生也會相剋：金剋木，水剋火，火剋金，土剋水，木剋土，這是它們之間的「間相勝」。天地之氣，合起來是一，分開來可以得到陰陽兩大類，排比起來運行循環，便是五行。靜止時，五行各有它們的方位，木在東方，火在南方，金在西方，水在北方，土在中央。運行時木主春，火主夏，金主秋，水主冬，土主季夏，所以木氣生，火氣暑，金氣殺，水氣寒。四時之氣的盛衰變化，便是這陰陽之氣消長流動的緣故，陽氣一盛，就助木、火爲春、夏，使萬物生長，陰氣一盛，就助金、水成秋、冬，使萬物斂藏。這就是陰陽五行支配天道的大概情形。

天既然是能受感應的，那麼一旦人君政治有了缺失，天就要不高興，天一不高興，陰陽會錯謬，五行也會失序，於是天道的循環完全失去合理的支配，四時、寒暑都會不正常，久雨不晴，或久旱不雨，甚至日蝕、月蝕，水中不見魚羣，卻出大鯨，天上有殞落的星石。這都是上天在警告人君。

漢儒說得高興了，甚至拿陰陽五行的公式去套一切人際事物。他們用陰陽的公式去統轄天地、晝夜、男女、盈虛、尊卑、剛柔等自然規律和抽象觀念。更用五行公式去套時令、方位、神靈、臭、色、音律、道德以至於帝王系統和國家制度，而有所謂四時、五方、五臭、五色、五音、五常、五官等名稱和配位，以及「殷屬金、夏屬木、周屬火、虞屬土」等等的說法。硬指某一種顏色是屬於五行中的那一行，某一種味道，某一個官職是五行中那一行所支配的。甚至內臟、思想、言論、行爲都是五行。到最後，推求陰陽五行，竟然可以知道庶徵福極，求得吉凶，預知過去未來了。民間乾脆就用陰陽五行去卜問算卦、決懸疑。讖緯符命的出現，和陰陽五行說的盛行，實在不能說沒有關係。

這種陰陽災異說，除了董仲舒外，西漢尚有劉向、夏侯始昌、京房、翼奉、谷永等人的提倡，方士闡揚，儒生也學，從此越演越盛，弄得許多儒生，竟被陰陽、符命、災異、緯說牽著鼻子走，幾乎忘了經義，失去了儒家面貌，而變成方士了。

王充生當東漢光武至和帝的時代，也就是這些讖緯符命、陰陽災異、問卜除祟等等學說迷信，由滋長、孕育而達到鼎盛的時期，擺在他眼前的，就是這麼多不實在、不正確的東西，以他那見不平則鳴的個性，當然要忙著一一去爲它們指正，一一去批判它們了。因此，